

只要在一起

ENSEMBLE, C'EST TOUT

[法]安娜·卡瓦尔答 著

陈曦琳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I565.4/145

2007

只要在一起

ENSEMBLE, C'EST TOUT

[法] 安娜·卡瓦尔答 著

ANNA GAVALDA

陈曦琳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只要在一起 / [法]安娜·卡瓦尔答(Gavalda, Anna)
著;陈曦琳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339-2449-2

I. 只… II. ①安… 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当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1225 号

ENSEMBLE, C'EST TOUT by ANNA GAVALDA

Copyright: © 2004 BY LE DILETTANT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E DILETTANT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5-74

只要在一起/[法]安娜·卡瓦尔答 著 陈曦琳(Chen Xilin)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瓠

责任校对 杨爱英

装帧设计 唐筠

出 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 址 www.zjwycbs.cn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80 000

插 页 2

印 张 16.25

印 数 0001-8000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39-2449-2

定 价 29.8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译 序

2001年，我在巴黎东郊一间十五平方米、带“老虎窗”的房子里，读到了安娜·卡瓦尔答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但愿有个地方有个人在等着我》，立刻被她简便俏丽、生气盎然的叙述征服了眼球。尤其是第一篇，因为不久前刚在课堂上学了波德莱尔那首“著名的”《致路人》——实际上这首小诗用到的法文并不高深，但要想把它译成中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若勉强翻过来，并老实不客气地将“波德莱尔”署为诗作者，波德莱尔先生泉下有知的话，我估计，译者心中诚惶诚恐的程度绝不会亚于作者本人莫名其妙的程度——天啊，可卡瓦尔答也太厉害了，居然上来就把《致路人》“恶搞”成了一个中途流产的一夜情故事！天啊，为今天的读者（不论他们属于何种语言文化）“翻译”妙不可言的《致路人》，这个我眼中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卡瓦尔答凭她的神来之笔一举超额完成。

本着“粉丝”精神——那时我当然未敢预料，五年后将有机会成为她的中文译者——开始搜索有关卡瓦尔答的资讯，没什么大发现，但短短几行足以令我过目难忘：1970年12月9日出生（和我同属70后！），毕业于索邦大学文学系（离我上课的地方不远！），很

长时间靠打零工生活,做过招待、收银员、法语学习班教师、女性刊物专栏撰稿人,还是一位单身母亲……

回到国内后,常靠浏览法语图书网站解眼馋,意外而亲切地发现,《孙子兵法》、《道德经》和《论语》的法译本居然常年稳居畅销书排行榜;另一个发现也让我惊喜交加,初版于1999年的《但愿有个地方有个人在等着我》,直到2006年仍是榜上常客;2004年出版的《只要在一起》再度掀起了卡瓦尔答热,该书厚达六百零八页,有的书评者甚至开始讨论,是否可以将该书列入“经典”……

在我看来,《只要在一起》的确可以被视为标志:这一次,卡瓦尔答完成的是“世情小说”与“都市童话”(近来流行叫“励志小说”)两种类型的融合统一。而且,完成的方式多么令人惊叹:语境浑然一体,海量“异种元素”,无处不在的“混搭实验”、“兼容游戏”,万花筒般绚烂、流动的效果——很难不用“实验”、“游戏”这两个词来喻指这部作品在布局谋篇上的用心,不错,“实验”、“游戏”似乎习惯性地被人误解作前卫冷峻的文学标签,但毫无疑问,在卡瓦尔答这里,“实验”、“游戏”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营造幻觉或演绎抽象的意境,她恰恰是反其道而行:竭力从文本还原出生活本身浑朴的一面。

记得有一位评论家声称：当代法国女性小说家分属于两个马格丽特开创的阵营，绵厚道劲的马格丽特·尤瑟奈尔派 Vs 空灵迷幻的马格丽特·杜拉斯派。我又曾见过一位当代法国女性小说家自述：语言上她们师承的是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两位大师，福楼拜之精确洗练，普鲁斯特之洋洋洒洒。他们说的都挺有意思，更有意思的是，我想到，一旦卡瓦尔答进入他们的视野，大概就像一个所谓“横空出世”的外星人吧……

谈到文学手法，随举一例，《只要在一起》中偶尔出现的小段意识流就用得别开生面，不仅完全与晦涩无关，反而极显“天然去雕饰”，仿佛作者随手点燃一个小小的焰火，不经意间引出了这样的舞台氛围：四周围倏地暗下，一束独光笼罩着人物，很快一切又恢复原状……由此，背景的繁芜获得恰当的反衬，整个场景赢得了浮雕式的层次感。我把这理解为，去技巧化了的技巧。卡瓦尔答用得最得心应手的，是既清澈又富质感、朗朗上口的时代俚语：她的对话，甚至还颇有点美国式 hard-boiled 风味，比如——还是举那个一夜情未遂故事里的例子吧——循着马路上的——一面之缘，约定当晚碰面的男女来到饭店共进晚餐，一切都在朝那个心醉脑热的方向发展，突然，男子的手机响了起来，接着，卡瓦尔答这样写道：“抱歉……”他对我笑笑，但似乎不像刚才那样，具有一种

是个挑战的意味了。小仲安国志升出，将两案全寄出一百册。

4 蔡文姬：“没关系。这又不是电影院……总有一天我会杀人，在电影院影院，那些在看电影的时候打手机的家伙，管他是男是女。将来我在报上看到这条社会新闻，您应该想起来，凶手就是我。”由恩意言更“我会想起来的。”（111册）西西东东之种漫言言，蔡文姬辞断说个——“您平常看社会新闻么？”人答答才旦一，腔腔好，虽说

“不看。不过往后我预备看，既然能在那上面找到您的消息消息。”（111册）出尔野中《战一寄要只》，同一举请，去手学文既蔡蔡去然天“显显而又，关天整部已全完对不，面书孔眼弊用就蔡则的种各种“经典”之外，镜头语言（及剧本语体）和电脑语言（及BBS语体）对日常语感的强力渗透是当下一大全球性景观，这在无形中为作者、译者及译文读者基于文本的交流提供了新的资源。毋庸讳言，作为纯形式艺术的音乐、美术在帮助人们完成“情感”、“美感”的超距离无损耗传播及共享上所拥有的天然便利，依附且受制于语言文化的文学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您不觉得么？当文学致力于描摹各种共通的形象、情感和意志，其技法日益倾向于镜头语言、电脑语言所代表的高流通性、跨地域性，并臻至完善的时候，或许，“语汇辞章”将有可能向着堪与“色彩明暗”、“音符节奏”并列的系统转化，文学将有可能逐渐步入真正的形式艺术的轨道？（111册）

——感谢卡瓦尔答，在她为巴黎、为法国、为今日生活在法国的人

们绘制的异彩纷呈的长卷，用“重启”、“解压缩”、“在内存中搜索”这样的语汇来告诉我们：是这个样子，一个突然感到力不从心的画画的姑娘喝干一杯酒后再接再厉；是这个样子，一个沿高速公路骑了大半天摩托车的大汉抵达目的地后跨下车直起腰伸展四肢；是这个样子，一个住在城堡里的外省贵族回忆某姓氏究竟属于已故亲戚的公寓楼里的哪户高邻……

说来可惜，在译文中，若直接使用“解压缩”这个说法，显得比较突兀，文气欠顺，勉为其难采取了意译，远不如原文那么出彩。

相比于“解压缩”之简体中文版运行不畅造成的遗憾，最大的遗憾还是，文化环境的隔阂。我们不少读者，对当代法国的感性认识的获得途径，可能仅止于足球明星和影视作品，对法国影视作品的了解可能仅止于苏菲·玛索、吕克·贝松、不多几部类型化的“大片”，大家对加拿大裔“天后”塞琳·狄翁也许耳熟能详，对法国出品的流行歌曲，可能除了那支儿歌似的咿咿呀呀的《我叫伊莲》，便一无所知了。这部书中，卡瓦尔答激活了不少流行元素，而对法国本土读者在表现力和感染力上或可抵达“羚羊挂角”、“一剑封喉”之境界的亮点，一旦沦为一堆无声无色的音译名，不免就有浪费表情之嫌。我在译注中给予简单说明外，还尽可能标出了相关名目的原文拼写，以便感兴趣的读者发动“谷歌”(Google)为自己解惑。——作为“粉丝”，也作为译者，我有一个梦想，I have a dream，

too, 把本书提及的画家、画作、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美食家、美酒、菜肴、糕点、歌曲、音乐、歌手、影星、谐星、动漫人物、当红主持人, 等等等等, 所有相关的 mp3、mp4、照片、图片、八卦, 统统打包放在网上, 供读者们随意下载……我为这个梦想所打的草稿是这样的: 有一天, 我进入超弦理论的多维空间……哦, 管它什么理论几维空间咧, 重要的是, 那里存在一个甚至 N 个后版权时代乌托邦……

目 录

第一部 1

“我得告诉您……我其实不是真的在博物馆工作，那个……准确地讲是在外围……是在小卖部那块……我……我就是个卖明信片的……”

“唉我，我也不是真的在办公室工作，那什么……准确地讲也是在外围……我就是个搞卫生的……”

两人宿命兮兮地冲对方笑了笑，于尴尬之中分开了手。

尴尬归尴尬，毕竟如释重负。

第二部 111

很久很久以来第一次，将来的日子让她觉得……有想头。对，就是这话：让她有想头。有了一个让她住得津津有味屋子。这屋子和住在里边的人个性相仿：都是稀奇古怪，举世无双。……这段日子里她见识了这样一位

录 目

“外星超人”：厚道慷慨，但在这世上有点找不着北，他的立足之地高出世人头顶一百多法里——但似乎并未因此而沾染任何虚荣习气。另外还有一头怪鸟来着。嘿，说到他，话就绕了……除了此人同油盐酱醋锅碗瓢盆的交情之外，她还真不知道能总结出点什么有意思的来，不过，至少他被她的画感动了，嗯……“感动”？以她现在的程度……不如说是“打动”吧。

第一部

第三部 229

她睡着了么？还是假装睡着了？总之她没有应声儿。

“我很喜欢和你在一起……”

轻轻一笑。

她在做梦？她睡着了么？谁知道……

中午，当他们终于醒来的时候，各人在各人的床上。

他和她都缄口不言。

第四部 337

“铁三角之家”从此有了外祖母，尽管不是一个完整的家——永远也不会是，但，假如遇到挫折，谁也不会轻言放弃。

就用扑克牌打比方吧！牌已经到手，凑成了一副所谓的“炸弹”。咳，不见得是四张“爱司”……毕竟，存在这么多缺陷：疙瘩、磕巴和伤疤——包括本意和引申意义，不容他们以“爱司”自居，不过……嘿！终归还是“炸弹”嘛！

只可惜，他们并不是经验老到的玩家……

.....

第五部 429

他张开衣襟，裹紧了怀中人，下巴搁在她的头顶。

“行了……行了……”他柔声细语，自己也不知道，意思究竟是，行了痛快哭吧，还是，行了快别哭了。

随她心愿，由她体会吧。

她的头发茬儿扎得他痒唆唆的，脸上衣服上都是她的鼻涕，沉浸在幸福中。

非常非常幸福。

他微笑着。他生平第一次于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

.....

尾声 503

第一部

波莱特·莱斯答菲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十三点。时间观念她当然有，其实，除了继续巩固时间观念，往后她也没什么别的可做了。时间：计算，等待，遗忘。这天是星期三，她再清楚不过。这不都已经整装待发了嘛！穿好了大衣，取出了篮筐；打折券也一张一张理齐了。甚至于隔着大老远她就听见了，伊冯娜的汽车正呼呼驶来……可就在这当口，她家的猫踱进了前门，猫饿了，她端起猫食碗走过去，一弯腰却栽倒在地，脑袋砰地磕在第一级台阶上。

波莱特·莱斯答菲非常非常跌跤，但，这是她的秘密。这事儿，不能跟人提，跟谁都不能提起。

不早“谁都不能告诉，懂么？”她默默告诫自己，“包括伊冯娜，包括医生，尤其不能告诉小家伙……”

站起来的时候，应该很慢很慢，慢慢等待视野内一切恢复原形；如果摔疼了，抹点儿“散导尔”药膏，揉会儿；如果落下了讨厌的乌青块，尽量掩盖起来。

波莱特的乌青块，从来也不是青的。而是黄的，绿的，紫汪汪的，一旦落在身上，便会久久留驻。留得实在太久太久。有时候，几个月还退不掉……那就很难一直捂着。有心人会提出问题来：干吗总一副大冬天的打扮？干吗这么热还穿长筒袜？干吗一年四季离不开那个坎肩儿？

特别是小家伙，简直令她心惊肉跳：

“啊，外婆！你练什么内功啊！帮帮忙快把这堆玩

意摘了，不把你热晕过去才怪！”

不不，波莱特·莱斯答非绝不是十三点。她明白，那些大块大块永不消退的乌青块，总有一天会给她惹出大麻烦……

她明白，像她这样没用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是怎样吮咂生命的末梢，怎样蹒跚在末路上的。有的任杂草潜入了菜园，有的不撑着桌子椅子就无法站立。老了，连穿针引线也干不了，这倒还罢了，要命的是，连怎样调高电视机音量这样的事都会忘光光。就有这么个老太婆，按遍遥控器每个按键也解决不了问题，无奈地关掉电视机，懊恼得哭起鼻子来。

还有什么呢？什么都没了？这屋子里面，再不会有动静？没有一个声音？死寂到底？要不要再找个借口给小家伙打电话，说是把按键的颜色给弄混了？可他上次明明给你贴好了标签嘛，你外孙……他写得清清楚楚的都给你贴在上面啦！一个是换台的，一个调声音，另外一个关机！得了，波莱特！何必哭成这样子，赶快瞧瞧贴纸吧！嗨嗨，不了解情况就别瞎嚷嚷……那些贴纸，早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才贴上去，根本粘不住，一转眼就没了……再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个按键，好几个月，什么都听不清，只有孤零零的图像，伴着一片窸窸窣窣。

别冲我大喊大叫的，再喊，搞得我越发什么都听不清了……

别冲我大喊大叫的，再喊，搞得我越发什么都听不清了……

波莱特：“波莱特？波莱特，您还在吧？”

伊冯娜嘴里嘟囔着。觉得冷，把胸前的大披肩裹得更紧，继续嘟囔。上超市，她最怕的就是去得太晚。

去晚了可不行。

哈着热气回到车上，熄了火，戴好帽子。这波莱特，肯定还在园子里待着。波莱特总爱待在园子最里边。坐在长凳上，对着一溜空空的兔子棚。几小时几小时就那么坐着——没准会从上午一直坐到晚上，两手卧在膝头，两眼空空洞洞，直挺挺坐着，一动不动，耐心得像块石头。

波莱特自言自语自问自答，为死去的人招魂，为活着的人祈福。

她交谈的对象是园子里的花朵，花朵边的青菜，飞飞停停的雀子，和她自己的影子。波莱特脑子有点糊涂了，已经失去了时间观念。今天，星期三嘛，星期三是采购的日子嘛。伊冯娜每星期都开着车来，搭她一同去购物，十年如此。她拨开园门插销，唉声叹气：“还有更倒霉的吗，比起这个来……”

还有比人老珠黄更倒霉的吗？还有比孤苦伶仃更倒霉的吗？还有比赶到英特超市已经太晚，收银台旁连一台手推车都没剩下更倒霉的吗……

可是不对。园子里不见踪影。

一把火似的伊冯娜心里开始打鼓。她绕到屋子后面，两手拢着眼睛凑近窗户，向寂静探问消息。

“仁慈的耶稣啊！”她大喊一声，猛地发现她这位老友，正趴伏在厨房间的瓷砖地上。震惊之下，虔诚的女人手忙脚乱画了个十字，把圣子和圣灵的方向给弄混了，嘴里蹦出了一串有失恭敬的歪词儿，跑到工具房去翻找称手的家伙，终于用一柄花锄砸开了玻璃，拼出吃奶的力气总算爬上了窗台。玻璃碴子撒了满地，她小心翼翼，蹑足来到房间那一头，蹲下。地面淋漓滴滴的牛奶和血液已融成一体，

她从玫瑰色的“血泊”中托起老太太的脸。

“噢！波莱特！您没命了吗？醒醒啊您倒是！”

猫吮着碗里尚未泼尽的奶汁，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显得心满意足，看上去，对于悲剧情节，世故伦常，玻璃碴子破碎的闪光，它一概觉得十分好笑。

3

伊冯娜自己不是特别想去，但是赶来处理突发事件的消防队员把她一起请上了卡车，以便办理相关的手续，况且送医院挂急诊也需要有人陪伴。

“您认得这位夫人么？”

“当然认得，这我还能搞错啊？我和她是一块儿念的小学！”

“那就上车吧。”

“那我的车怎么办？”

“您的车，没人动得了它！等会儿我们给您送过去……”

“行吧……”她表示接受，“一会儿我还得去买东西呢……”

卡车里简直没法待。紧挨病人的担架，一张小得可怜的板凳，算是她可以利用的座位。她好歹靠它做个支点。死命攥着手提包，每次车头转向都够她跌一跤的。跟她一起的还有个小伙子。他找来找去找不准病人的静脉，一个劲龇牙咧嘴，伊冯娜实在看不下去。“甭挂个苦瓜脸，”她小声嘀咕，“脸拉得再长也没用……您说说，您这是要给她做什么呢？”

“给她输液。”

“输什么？”

她从那小子的眼神认识到，最好还是不要放松警戒，便自言自语一般，不住地嘟囔：“噢，瞧啊，他把她的胳膊都拧成什么样了，瞧瞧……真吓人……我宁肯什么都没见着……圣母马利亚，保佑……哎哎！您这手劲她哪儿扛得住啊！”

他站起身，调节输液导管上的小滚轮。伊冯娜数着吧嗒吧嗒的液滴，一边不怎么讲究地念叨神的尊号。呼呼作响的警笛声使她很难集中精神。

她拉过老友的手搁在自己膝头，机械地抚摩着它，仿佛这只手是她裙袂的一部分。酸楚和惶恐使她有点温柔不起来……

伊冯娜·卡尔米诺叹着气，凝视这只手上的皱纹、茧皮、丛生的褐斑，指甲依然纤秀，只是变得坚硬，沾染了污垢，豁裂了。她举起自己的手搁在一旁，对比了一番。当然她的年纪是要小上几岁，她长得也更丰满些，但最关键的是，她的这双手从没受过那么多劳累。她的手从没干过那么艰苦的活儿，相反却领略过更多的抚慰……是啊，她很长时间都不曾在园子里侍弄过什么……她丈夫倒还坚持栽些土豆地瓜之类，其他的，远不如去“英特”买现成货。买来的蔬菜要多干净有多干净，莴笋没有一棵沾过鼻涕虫，用不着连芯子也给掰掉……再说，她还拥有自己的小世界：吉尔柏，娜塔莉，宝贝孙子……但波莱特，她有什么呢？什么她都没有。至少，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丈夫，死了；女儿，一个贱胚；外孙，总也不回来看她。无限牵挂，无限回忆，不过是一连串斑斑驳驳的噩梦……

伊冯娜·卡尔米诺若有所悟：就这，这就是所谓的人生？就这样没有分量，空空荡荡？可波莱特……她是个多美的女人啊！她是那么的完美！她曾经那么的光彩